





翠經室

翠經室





嘗讀詩之抑衛武公所以自警者凡十二章  
細繹辭旨反覆切至猗歟休哉予幸已去

國屏跡龜溪省愆餘暇集我



朝諸公言行越三年而成編名以自警蓋警  
飭予之所不能而庶幾古人萬一云耳書甫  
成市書徐生售典刑錄嘉言善行分品列  
間類予所編因廣教育攝養好生使命數門  
置之座右期無負初意云嘉定甲申正月望  
漢國趙善瑯序





自警編序  
 夫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  
 故君子必先慎乎學而後求諸身而後求諸家而後求諸國而後求諸天下  
 蓋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  
 故君子必先慎乎學而後求諸身而後求諸家而後求諸國而後求諸天下

自警編目錄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操修類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儉約

無嗜好

謹言語

韜晦

攝養

好生

齊家類

孝友

教子孫

聚親族





居處

接物類

交際

君子小人

樂善

教育

厚德

報德不報怨

濟婚葬

出處類

出處

壽命

恬退

處患難

休致

事君類上

忠義

公正

德望

得體

講讀

諫諍

事君類下

憂國

薦舉

用人

善處事上下

使命

政事類

政事

鎮靜

信

通下情

濟人憂民

救荒

救弊

辨誣

獄訟

財賦

兵

制勝

拾遺



議論反覆

報應

自警編目錄終

自警編

學問類

學問

學問

學問

學問

學問

范魯公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  
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  
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  
讀論語耳 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  
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 藝祖定天下纔  
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 陛下太宗





釋然宰相之

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旼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

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怨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踈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

安國 沆 曾

詠



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憂忠  
獻為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勵  
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趙君錫被召別韓魏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  
正為今日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  
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  
則在廷評自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  
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  
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

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  
仁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  
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敬脩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

起於何年間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

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

所不詳乞求本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當

為答已而復退回今立俟報就坐中疏入

閣事詳盡無遺乃五代載入閣一段即答

所簡云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



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東坡後聞此言  
笑曰軾輩將如之何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凡按無他書唯  
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  
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冲見藥城  
先生於穎昌藥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  
日且看唐鑑

范正平字子夷嘗言其家家學不早小官居  
一官便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  
人也若以為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

希哲

學聖人也

滎陽呂公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與黃公  
履邢公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後徧從孫先  
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觀講讀辯問又從  
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為凡士未官而事科  
舉者為貪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倖僥  
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  
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願俱事胡先  
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  
淵源非他人比肯以師禮事之揚公國寶



邢公恕皆以公故從程氏學而明道先生  
顛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  
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  
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  
涵養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  
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  
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  
尚虛言不為異行當時學者莫能測其深  
淺也 家傳

范公純仁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

後

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  
謂有為者亦若是耳豈不在人耶

張魏公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為至  
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  
學之力與所以濟時之策時 淵聖皇帝  
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  
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  
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  
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  
言



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語孟中便思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學林禁範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伊川先生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人有平昔讀書而臨事不近禮義者尹和靖曰便是不曾讀書人有不讀書而臨事自合禮義者和靖曰此所謂暗與孫吳合也禮義人心之所同然所以如此 尹和靖語錄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曾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



矣

張子韶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矣

張子韶曰以血氣為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甚矣惟學問克已轉血氣為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或

曰陳仲舉類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吁可仰哉

上蔡語錄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

朱氏小學書嘉言篇廣敬篇授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脆惕然慙懼



走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  
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  
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  
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  
者身基矧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悖者  
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  
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  
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  
存舍垢藏疾尊賢容衆藹然沮喪若不勝  
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

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  
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  
去太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  
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  
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  
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  
鷓臬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  
也

純仁  
范文正公堯夫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  
石介李覲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



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責夫人猶收其帳頂  
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  
燈煙迹也

安定胡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  
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  
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  
不復展讀

范文正公少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脩學  
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畫  
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齏十數莖酢汁半

孟八少益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出東軒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

恥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

二公所趣則太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

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

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

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

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

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

章丞相四傳而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



云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溫公馬略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

也凡人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為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坫之失晏



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  
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  
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  
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皆瞻仰世  
皆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  
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  
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  
處於不幸之列其可悲也已

或問無垢先生曰蘇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  
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  
至而怒之甚何也先生曰直固可喜不遜  
亦可惡弟子於師豈可悖慢皆學問不進  
故耳如汪聖錫自幼登上第急忙來就我  
學遂磨礱涵養更不少露圭角便見他不  
凡不知蘇子在門墻幾年而狠氣猶未退  
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孔子  
待子路其理亦可推子路每每來犯夫子  
南子之見既為之不說佛肸之名又欲其  
不往將正名也則鄙之以為迂將之弗擾  
也則疑其或非禮故夫子每每怒之既譏



之以無所取材又惡之以不得其死以門  
人為臣則謂其欺天因率爾而對則謂其  
不遜或言其知德之鮮或退其在於無人  
其所以怒之者蓋亦甚矣故子路以此遂  
日加提省卒為高第但恐蘇子資質勝這  
藥力不得耳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  
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  
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  
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  
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  
者之戒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  
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  
捉風及後來遂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  
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見識

李文正公昉常期王文正公旦必為相自小  
官薦進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  
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  
西祀亦不能救也

真宗祀汾陰過洛韋呂文穆公蒙正第問卿  
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豚犬皆不足  
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  
其言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韓公之  
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



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它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知人如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

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故於許公神道碑略叙一二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  
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  
問嘉祐曰外人謂劣文云何嘉祐曰外人  
皆云文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  
如嘉祐曰以愚觀之文人不若未為相為  
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祐曰自  
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  
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  
俱美今文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  
平之責焉文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

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  
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  
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為南京留守推  
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  
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踈者且自  
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  
為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後本末悉  
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  
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



歷清要至為宰輔還政退居略相似焉

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

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

隆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

愛之而知之衆人未知之前者龐丞相與

正獻公二人而已家塾記

寶元中王忠穆公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

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

密四人皆罷忠穆謫朔州翰林學士蘇公

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駿

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

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益鐵副使

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

官初起為定帥駿至定治事畢瑋謂駿曰

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

有所言駿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

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

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

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搃樞柄此時

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



然無以應卒駿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

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駿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李文靖公沆為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兵或至盱食魏公漢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憂勤足為警戒它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而封岱祠汾蒐講隆興廢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王旦參知政事沆日



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足  
 煩上聽沉曰人主少事當使知四方艱  
 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  
 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不及見此此  
 參政它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善丁謂  
 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  
 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  
 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  
 牛酒使人迎勞厚遺之海悅還去不為暴

仲淹  
 弼

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  
 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  
 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  
 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釀錢遺之法所當  
 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  
 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  
 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  
 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  
 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  
 民之情得釀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



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 仁宗釋  
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  
今憲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  
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  
下此盛德之事柰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  
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  
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  
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  
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  
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公自河北

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 朝廷意此夜傍  
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太宗 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

賈魏公時刻于石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

藏于班瑞殿既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

公曰脩之則已安用進為客亦莫喻公意

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

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

治五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

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



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  
河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  
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  
飲食而不及它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  
祝曰彼及其事則以其辭對辯其事則以  
某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  
况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  
聳伏

祥符中王沂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  
對上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

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  
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政及後飛蝗旱曠  
公乃亟被擢用焉

沂公言行錄

馬知節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大臣  
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  
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  
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為是

神道碑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  
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  
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文



王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大豈不為天下笑諸公皆謝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忠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居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故為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張公平方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恙而失久和之強虜也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



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  
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  
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莫行矣如此於  
西北為兩得時人伏其精識不須言矣不  
寶元初趙元昊及富文忠公時通判鄆州陳  
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  
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  
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  
又言夏守贊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  
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  
陳忠肅公瓘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  
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  
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  
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入圖蓋已愆而  
為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  
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  
家族及妄言携劔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  
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  
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跡不  
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  
言路衆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  
官為所當先忠肅公時在諫省獨以為幽  
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  
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  
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為詔令以禮行之庶  
幾可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 朝廷以  
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  
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  
遠慮也

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  
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  
尊堯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  
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而未發繼日  
承政典局牒坐聖旨俾州郡催促公乃用  
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於  
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  
堂公曰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耶  
彼為宰相有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  
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



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况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旣罷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恠何鄧輩敢欺罔上下也

何執中鄧洵武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空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隱未形於事雖

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徃徃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温公猶以為太遽欲獻可姑緩未幾多變更祖宗故



事以興利開邊為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

熙寧二年富弼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富公來見坐久之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也張公曰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

石有大學宜辟以考校始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擬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富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熙寧間王介甫初拜參知政事神考方厲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頌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侍講通



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路  
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  
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強文乃新參也溫公  
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  
亦為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  
向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  
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  
或可容置諸宰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  
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素為心交苟有所懷  
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跡似  
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  
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  
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  
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  
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  
乃趨而去溫公退自默坐玉堂終日思之  
不得其說既而搢紳間寢有傳其章疏者  
往往偶語竊議疑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  
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躁進諛諂之



士悉辟名為僚屬日相與講議於局中以  
經綸天下為己任始變更祖宗之法專  
務聚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蔽  
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回臺  
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縣監司奉行微忤  
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然後  
前日之議者始愧仰服歎以為不可及而  
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  
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溼唯孔子乃  
能識之雖子貢之賢有所不知也方介甫

以小官至禁從其學行名聲暴著於天下  
以矣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想其風且曰  
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所學以  
致太平及參大政中外相賀而獻可獨不  
以為然衆莫不怪之已而考其行事卒如  
所料非明智不惑傑出於世俗之表何以  
及此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溫公既辭副樞  
之命退居洛陽每論當時人物必曰呂獻  
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



誠服之故獻可之先見天下莫有知者予嘗從學於溫公親聞其說懼賢者之高論遠識遂將淪沒無傳於世乃書蜀公之傳後以貽樂善之君子云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老蘇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墓表辨姦略云

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拾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



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上將召用王介甫訪於大臣爭稱譽之張安

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言偽而辯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記聞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魏公別錄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 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州陞辭曰 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入 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



地則不可 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  
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窺  
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  
相器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 上感悟欲罷其法  
王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司馬溫公樞密副  
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 上誠能罷置  
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  
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  
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當以

它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  
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率不  
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  
開喻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  
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  
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  
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  
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  
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  
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



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  
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邪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玄傾奪至有

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竄遺事

王沂公在中書得光州奏丁謂卒顧謂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在海外由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陳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  
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  
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  
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  
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  
公公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  
賊須擒王不得自己也於是攻之愈力事遺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 帝  
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  
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

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 帝不悅儀  
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  
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  
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  
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  
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  
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  
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談苑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  
昊者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



文靖公夷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  
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  
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  
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 朝廷方改之已  
聞有指斥之詞矣

狄青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  
賊所俘脅皆慰遣之斂積尸為京觀于城  
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於其傍  
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作奏者公曰  
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 朝廷耶  
神道

碑

狄武襄公為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  
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為遠祖武襄愧  
謝曰青出田家少為兵安敢祖梁公哉或  
勸去鬢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每至  
韓公家必拜于廟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  
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或  
云狄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  
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  
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



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于儀之墓青  
所得多矣又云 仁宗喻青使去其涅青  
指其面曰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留以  
視軍中不敢奉詔

蘇公頌之孫云祖父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  
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為  
譙縣簿謂大人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  
稱今豈可為一豪婦人所給公為賢子不  
可不白但諭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  
大人白之祖父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  
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既而  
此婦死元孚大慙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  
公之用心也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

太宗甚喜是時寇

準為樞密副使呂端為宰相

上獨召準

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  
人邀至幕中曰鄉者 主上召君何為準  
曰議邊事爾端曰 陛下戒君勿言於端  
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  
職端不敢與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



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  
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  
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為何如曰  
陛下以為然今準之密院行文書爾端曰  
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  
書勿亟下端將覆奏之即召閤門吏使奏  
宰臣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  
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  
願遺我一盃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  
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

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召怨  
讎而益堅其叛心爾上曰然則奈何端  
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  
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  
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  
微卿幾誤大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死於  
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  
張忠定公詠討劉旣兵迴有以賊首級求賞  
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  
此必戰後翦來知復是誰歟直段倫曰學



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命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彼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推顧歡躍

王文正公為究以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同行或乘閒詩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墮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知公遠意不涉憚息之間

伊川先生云君子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或問入之處已當以何為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器量

曹彬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真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悄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



但唯唯又曰自  
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  
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  
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  
為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  
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  
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  
日對  
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  
以所見對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  
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  
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如何  
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為富貴莫  
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  
者傷哉

趙普在中書呂正惠公端為參政趙嘗謂人  
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  
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  
王沂公前罷參政日往候故太尉王公旦王  
已疾困辭弗得見既而顧其壻范令孫再  
言曰王君介然他日勲業德望甚大顧余  
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避讓會靈使



領拂上意而王君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  
無所懾且王君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  
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蹙躅不能  
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準在  
樞府特以聞上以責王旦旦拜謝引咎  
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  
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  
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  
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又龜山語

錄云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  
中書偶倒用印萊公湏勾吏人行遣它日  
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  
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  
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  
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  
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  
曰卿雖稱其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固也  
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



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上由是益賢太尉

王文正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  
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  
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又滿路不可行俱  
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  
為善終亦不言

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  
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  
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以

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  
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懇  
於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  
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  
半斤食其半為饗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  
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  
半可也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  
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  
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



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  
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  
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  
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旦略不辯真宰相  
器也 上顧公笑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  
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  
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玩每開宴召客特  
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  
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

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  
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  
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  
之有坐客皆歎服公寬厚不已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  
旁侍兵它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  
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  
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  
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器量闊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



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寔基  
同設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寔基時有喧爭  
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寔不助  
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耶公  
和顏謝之公為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  
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  
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  
事不然不靜夫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  
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

停罵不已知縣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  
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  
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  
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略不  
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  
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  
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  
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  
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



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論之  
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  
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  
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  
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  
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  
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  
小人忌怨自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

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  
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息背義  
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  
則量進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  
氣

王沂公會再莅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  
毀圯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  
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



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為代覩之歎曰  
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  
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  
狄青作真定副帥嘗宴韓魏公惟劉易先生  
與焉易性素踈迂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  
然謂黥卒敢如此詬詈武襄不絕口至擲  
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  
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於  
是時已知其有量

呂文穆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

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  
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  
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  
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  
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  
何損時皆服其量

傅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  
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  
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  
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



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踉蹌再三曰屢  
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  
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  
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

或問呂萊陽公希哲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  
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為  
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  
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是答  
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

也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  
卒過庭下為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幕職怒  
退召其卒誓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  
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邇或知之化基無  
用此誓嘗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  
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  
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樞密出鎮又  
貶官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



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媿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尹洙當慶曆中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為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得罪死矣洙請其事湜曰龍圖以銀為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是以知龍圖當得罪死也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

以銀為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後尹洙在隨州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辯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一言及劉湜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迺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

尹洙兄源字子漸與洙俱有時名劉渙



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  
專殺降知密州源上書為渙論直得復  
知滄州名臣傳云渙即劉滬之兄也滬  
嘗訟泐文致其罪因築水洛城事而源  
乃採雪其兄其不私如此

程氏遺書予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  
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  
使降香我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  
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尔  
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

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  
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  
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  
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  
正公前騶不知其為公子也遽呵辱之是  
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韓魏公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  
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  
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王沂公會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衛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傳獻簡公堯俞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符縣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

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庾中治事不少懈

丞相龐公籍初登第為郡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禮嘗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恥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會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參偶是日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設拜公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為償



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  
緡公竭資且假貲償之久之鈎攷得實公  
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如  
此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  
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  
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  
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  
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  
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為盜者

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  
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遷齋開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  
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為翫  
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  
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  
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張齊賢為布衣時侗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嘗  
舍道上逆旅有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  
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



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  
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麤  
疎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  
非齷齪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  
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  
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狔肩以指分  
為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眙  
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  
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  
得已而為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貴

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涑水記聞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  
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  
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  
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  
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  
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  
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  
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



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 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恠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佗亦是識量不足也



操修類

正心  
定力  
檢身  
誠實  
操守  
謹言  
清廉  
澹約  
無嗜好  
翰海  
攝養  
好生

正心

楊龜山論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来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



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  
孟子遇入便道性善云

徐仲車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曰脩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明其術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脩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

一正字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傳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正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為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



奪如使忿懣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晦庵先生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

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祇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心而其動靜



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  
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  
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  
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  
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  
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或問有念憶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  
無此數者心乃正乎伊川曰非是要無只  
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  
執持其志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  
也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  
則懼生則盈死則涸氣變則心為之變有  
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  
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為之帥矣氣反為志  
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心  
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  
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  
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  
變也美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



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簣之際  
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  
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  
若哉楚武王自憑侮諸夏兵行中國雖臨  
大敵其心初不為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  
堂楚師伐蕞爾之隨將受兵而心蕩焉蓋  
楚武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  
剛爾平時臨敵而心不蕩焉非真能不動  
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得不  
從之而蕩乎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  
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  
從是入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悍馬  
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  
轉戶樞何難之有

溫公嘉議集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菴曰樂則安若  
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為慮雖一日亦  
不能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  
不樂而能安之也 又云逆順之境一也  
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逐物而失身迨遭



逆境則執我而喪志唯智者處之以無心  
故窮亦樂通亦樂

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復平治曰正心一  
事自人未嘗深知之善深知而體之自有  
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  
惟聖人力做得得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  
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  
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  
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耳觀王氏  
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

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率不逮  
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  
為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雎麟趾之意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語錄



檢身

榮陽呂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憚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常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暮數視之初黑豆多於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人強於為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自防檢



此與趙清獻公焚夜香日告其所行之事  
於上帝同也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  
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  
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  
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  
為之事相稱則軒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  
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張子韶曰予謫嶺下居無與游憂過之不聞  
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  
適有淵明曲江萊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  
溫公余襄公邵堯夫二蘇梁況之王彥霖  
范淳夫鄒志全劉器之龔彥和陳瑩中黃  
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乃環  
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瞻敬心志肅然其所  
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  
之捷矣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



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薦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古入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兩句于子舍屏風

鄒公浩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己但於十二時中積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力畢文簡公亡安端方沈雅有清識所至以嚴

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張子韶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尚然况他人乎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家願語錄云薄於脩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世皆是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有盛待制名濤者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

點元城語錄

范侍郎育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童蒙訓

### 誠實

程氏遺書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謂先生先生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王文正公會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為守內翰謝文正曰某晚進偶得科第願受



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  
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入曰吾得  
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嗚呼得文  
正公二字者足以為一代之名臣矣

杜正獻公衍嘗謂明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  
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  
偽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  
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  
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

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  
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  
文館士大夫各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  
徃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  
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  
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  
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  
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  
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  
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



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  
往但無錢不能出耳 上益嘉其誠實知  
事君體眷注日深 仁宗時卒至大用  
司馬溫公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  
勉而能與二范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  
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  
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  
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  
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  
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

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  
誠故也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公力辭  
不許 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  
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  
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 上曰如  
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 上  
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  
也公趨出 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  
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 上坐以待公公



入至廷中以告置懷中不得已乃受  
司馬溫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  
待制兼侍講按文集公有上龐參相啓云  
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為之當應舉時  
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於不甚工  
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脩之  
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舊  
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為  
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  
啓者為之邪若苟貪榮利強顏為之不惟

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  
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  
誠非飾讓也但不為朝廷及世人所諒耳  
劉敞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諫  
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  
受之非以邀名也

王安石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羣  
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知  
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  
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



常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賫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辭七八章乃受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矣又聞見錄一日仁宗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

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目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為所毀詆云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司馬溫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溫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為不仕公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



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己俯仰無媿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隳括日之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調洛州司法參軍時吳守禮為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一日問有人告司戶贓污如何公對不知吳不悅明日閱視倉庫召

司戶者謂曰人訴爾有贓本來按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去於是衆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曰司戶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揚子雲君子避礙通諸理而後意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又道護錄云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



有這箇道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社門獨立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安世不得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憂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

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



吾欺哉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殺元城者百計皆不克必欲致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入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

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貶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為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透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



入京師以求見博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又  
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博乃  
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  
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  
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  
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  
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  
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  
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  
悉客驚歎以為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

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  
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  
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  
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  
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鍾者乃運判公  
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  
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  
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胡公安國之子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出  
身者本吾至誠懇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



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議  
論施為辭受取舍進退去就據吾所見義  
理上行勿欺也故不可犯至誠而不動者  
有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善人君子吾信  
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小夫吾憫憐之不憎  
惡之天下猶一家如仲舉於甫節元規於  
蘇峻皆懷忿嫉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  
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也故黃皓甘  
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  
怨馬謖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釋也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畦畛整功  
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  
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  
有常未嘗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  
言其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  
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十  
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  
一不相應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  
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



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  
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  
也又遺事云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皆以  
誠徃徃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  
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豈可以為小人  
不待以誠邪

韓魏公晚與歐陽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  
叔心服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脩何敢  
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它琦以誠而已  
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

文口字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  
言及也

別錄

徐仲車先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  
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積思六經而  
喜為文詞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  
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  
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  
敢有邪心

安定言行錄云了翁嘗問徐先生佛氏有悟  
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



門云何曰積善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  
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進食中堂二  
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明人或問  
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  
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明道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  
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  
而已俯察乎地廣博特載山川之融結草  
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  
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

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  
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  
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  
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披抉判  
然曾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  
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生  
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  
能至是乎邢恕謂先生身益退位益卑名  
益高於天下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  
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



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  
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  
邊鄙防戍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  
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  
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  
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朱光庭序

或問薄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  
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  
是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  
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

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不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  
酒 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  
與自沽酒以飲 太祖及即位語羣臣曰  
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  
以腹心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 太宗取人多問  
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  
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側



有酒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  
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  
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  
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  
若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  
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  
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  
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  
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  
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

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  
者真宗笑曰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  
然自此竒公以為忠實可大用後章獻果  
用之

胡文恭公宿詳議官關判院者當擇人薦於  
上公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  
上下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  
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公不可  
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  
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



列退謂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緣  
是不得奈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  
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  
不忍絲髮欺君以喪生平之節為之開陳  
聽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  
公所存如此

陳忠肅公瓘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  
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  
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  
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  
蔬食封禪禮畢上勞宰臣王旦等曰卿  
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進  
言蔬食者唯陛下一人耳王旦等在道  
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是旦等皆  
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王洙修武聖略仁宗覽而善之命呂夷  
簡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  
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既出乃謂洙曰夷簡  
以修經武聖略欲用學士直龍圖閣而



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故  
不果洙退歸會 上使中人獎諭具道欲  
用洙與夷簡以為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  
中人具記 上語明日往見夷簡問昨日  
嘗語洙者夷簡復稱說如昨洙因出中人  
所記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 上萬幾事  
繁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二年富弼再使契  
丹議和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  
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  
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設書視

之果不同乃馳還都奏曰政府固為此欲  
一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仁宗  
召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  
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  
仁宗問樞密使晏殊如何殊曰夷簡決不  
肯為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  
呂夷簡以欺 陛下富公晏公之婿也其  
忠直如此此天下無不

龜山先生言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  
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



一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入臣有密啓者非  
諛即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因言祖宗  
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杜祁公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  
嘗為宰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  
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自不好耳  
然祁公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環  
曰祁公之好施入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  
所不能及也家塾記

### 操守

真宗新棄天下 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  
事專權欲邀致蔡文忠公齊許以知制誥  
公拒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  
附連黜公歸嘆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於此  
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  
公賁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  
屈

太后修景德寺成詔蔡文忠公齊為記而官  
者羅崇勳主管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



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  
趣終不以進崇勲譖於太后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  
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  
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  
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  
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  
入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  
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  
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

德明謂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  
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耶  
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  
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  
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  
也時人腴其操守

孔公道輔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詘或  
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  
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  
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



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  
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  
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  
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  
得久居中而公果出

彭公汝礪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  
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  
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  
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  
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

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  
忌之者則以為好異或以為近名

哲宗嗣位 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  
公呂申公為宰相士多傳時自劾曾文昭  
公肇獨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  
賢之知其有常德也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傳獻簡  
公堯俞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  
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  
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



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為言新法之不善者  
安石大怒乃以為直昭文館權同判流內  
銓

劉公器之先是建中年間公與蘇子瞻自嶺  
外同歸道出金陵時有吏人吳默者以詩  
贄二公子瞻稱之跋數語於詩後公亦題  
其末以勉其學是後內侍梁師成得幸自  
謂子瞻遺腹子與一二故家稍稍親厚默  
知其說因携二公所跋詩謁之梁甚悅奏  
之以官至宣和間梁益大用以太傅直睿

思殿參政三省樞密院事貴震一時雖蔡  
京童貫皆出其下是時默改名可為正使  
師成令可自京師來宋欲鈞致公引以大  
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  
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為言以  
動公公謝曰吾若為子孫計則不至是矣  
且五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  
朝權貴吾欲為元祐全人不可破戒乃還  
其書而不答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王公存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



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  
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  
足者其王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  
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  
一道

陳文惠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  
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  
堤為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  
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  
唯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

即位晉公事敗公乃召用

吳天

呂吉甫參政事使其親友謂蘇公頌曰子容  
吾鄉里文人行者從吾言執政可得也頌  
笑而不答

田公錫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  
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  
中樂得其正晏如也

王內翰禹偁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相  
論不合又以謗責落職出知黃州作三黜  
賦以見志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



予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  
予惟終身而行之

王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為惡之  
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  
能改記聞

章獻太后臨朝有詔補一軍吏王武恭公曰  
補吏軍政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  
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  
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  
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

可任大事

神道碑

慶曆初上厭西兵久出而民弊亟用富鄭公  
韓魏公及范文正公三人者遂欲盡革衆  
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幸皆不悅獨杜郊  
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  
息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  
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  
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  
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息澤者每以杜衍  
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



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墓誌

程文簡公罷政貶官起守北京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倭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云

墓誌

仁

宗堯佐驟遷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上疏論爭卒奪宣徽景靈兩使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同列依違不前唐獨爭之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觀望挾姦語甚切直仁宗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鼎鑊不避也介諍愈切仁宗大怒貶英州別駕



明日罷彥博黜吳奎公怡然南行絕口不  
為人道當時士大夫識與不識聞風歎羨  
聳然有立志後名充言事御史特遣內侍  
賫告勅就賜令乘驛赴朝公至不以一語  
自明 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  
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公頓首謝退就  
職言事無所避如前

曾公鞏自為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  
迹擢貴繇是愛公者少為編校書籍積九  
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為

公憚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  
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  
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  
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已  
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  
不為之動也

劉公道原為人剛毅一毫不挫於人熙寧  
中執政 王介甫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  
司條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為執政  
者寢不悅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



而道原憤憤欲與之較面語侵之至變色  
悖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  
聞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  
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方  
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  
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  
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  
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  
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  
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

者則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  
原曾不以為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  
諂者疾之如仇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  
人之所難也昔申棖以多欲不得為剛微  
生高以乞醢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  
剛直之士矣

十國紀年序

元城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  
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  
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  
廣惟已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



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竇儀籍其帑箴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箴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箴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其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

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官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但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驛召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旦果為太保

杜正獻公衍越州人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



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  
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  
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  
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樹立當為鄉曲之顯  
切勿少枉為時上下也

孫甫知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  
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為開門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益意而遇事  
強毅不為苟合初善王荊公荊公當國冀  
其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荊公嘗遣雋論

意曰所爭者國事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  
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  
歸之

秦檜既外交仇讎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  
兵事自以為時已太平日為浮文侈靡愚  
弄天下獨忌張公浚中丞万俟卨希檜肯  
論公卜宅僭擬至微五鳳建樓上不以為  
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  
按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  
過中人常產可辨不覺嘆息反密以檜意



告公而歸且奏其實檜黜秉信十六年  
監察御史施庭臣擢侍御史太府寺丞莫將  
賜出身超拜起居郎皆上書迎合者醵黃  
下吏部張公燾執奏曰故事遷唵未有如  
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卧家秦素厚公命  
樓焯問疾許直翰苑公曰今日進退在我  
遷官則在它人某惟有去耳秦語入云張  
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

晏公敦復知衢州發姦擿伏吏畏民愛公以  
毋老欲朝夕侍左右明年丐祠授提舉毫  
州明道官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已之非  
是執政患其不附已使腹心之人啗公以  
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夕可至公  
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况吾薑桂  
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晏公敦復平居靜默似不能言者及立朝論  
事則出辭吐氣明目張膽不畏強禦不避  
權要當時將相大臣如呂趙張秦韓楊輩  
皆無所阿附善則揚之惡則抑之在朝莫  
不敬畏方秦丞相檜在位聲勢赫赫附之



者立取顯貴公獨立不與交秦雖欲屈致而不可得當其辯劉光世對換田產與夫論施廷臣等不合附會秦氏聞者皆為公危之公處之裕如神色不動非氣之所養至剛至大有不可屈者安能若是乎

黃公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他教授或與過從觴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它教授多蒙其力而公獨不從官為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畫以獻宰相召長貳詰之

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館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為周退謂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為諫諍官也

校書郎陳達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 上

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



不可得矣搢紳以為名言

孔嗣宗在河北憲司農各議役法別韓魏公請言公不答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為河北說些衆人不敢道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為晚節之規

种放字明逸嘗見陳圖南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以此知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

王文正公旦真賢相也天書封禪等事旦不敢爭議者少之為天書使常邑邑不樂是時寇準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踈準最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



天書降準所言令準上之百姓將大服而  
疑者不敢不信也 上從之使中貴人逼  
準朱能素事官者周懷政而準婿王曙居  
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準始不肯蹕固  
要準準亦因此復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  
禧三年也

宋元憲公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  
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沈浮偷安云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  
出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

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 上可之退  
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曰吾初  
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  
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  
獻言始在西府時 上每訪以中書事及  
為相中書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  
能全始終者蓋難也 東坡志林

始用文彥博富弼二人代之朝議皆謂得人  
數日歐陽脩得對 上曰新除彥博等外  
議如何脩具以朝議為對 上曰卿意如



何備曰誠如外議 上又問彥博弼果如何備曰陛下已用彥博等復問其如何臣所未喻 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為人所中傷今來亦為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既而彥博果不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儻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 上由此罷之弼亦竟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所料 南豐雜說

定力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賫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皇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如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以勅授之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纜至膝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 李迪為王仲宣恐以月自到入救得免啓有間



矣

陳忠肅公謫台州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  
至台郡守以十日之法遣廂巡起遣必為  
遷一寺數月朝廷起遷人石幟知州事且  
令赴闕之官士論訥訥咸謂將有處分于  
公也幟至揚言怖公次日遣兵官突來約  
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鄰人防守狀置邏卒  
巡察未幾攝公至郡郡庭垂簾如制獄大  
陳獄具蓋朝廷取索尊堯副本而幟為此  
以相迫脅耳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

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  
測公安之不以為撓幟亦終不能為害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  
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  
凡甲令所載穉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  
夏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從海往來  
人謂必死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及貶梅  
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  
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容曰聞  
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



辱公不為動貶所有土豪緣進納入仕持  
厚資入京師直以能殺公意達嗔見之不  
數日薦上殿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入  
飛馭徑驅至公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  
後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  
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  
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  
紙閱之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  
事甚悉客驚歎以為不可及也俄報運使  
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

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  
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酣寢  
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  
問之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  
客唁者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公亦無喜  
色

元城先生曰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  
山水之勝且以遠屏自全者余謝之曰萬  
一擾擾如一鼎之沸安有清冷處乎安世  
世食君祿又嘗備法從緩急自知死所何



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溫公自陝  
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王  
充聚黨數千橫行太行中先人出兩驛延  
勞之云今日且喜公歸其前甚憂之若此  
寇知公有人望萬一劫公東來以之動民  
奈何公笑而不答再問之則云此何足問  
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為質有死而已夫  
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矣  
唐介為御史因張堯佐以姪女有寵於仁  
宗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使唐介力爭

不已

上怒

詳見諫  
詩門

貶介英州別駕介之

南遷挈家渡淮至中流大風波濤汎濫舟  
人恐不免飼魚鱉介兀坐舟中吟詩云聖  
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  
任風波夕濟南岸衆亦欣然

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  
恬然讀書著在齋閣時

呂滎陽公晚年習靜鉅鷲恐顛沛未嘗少動  
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輜人俱  
墜浮於水而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



有溺死者

滎陽呂公希哲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稟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不為動童歎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爾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并異論者清臣頗持兩端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斤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論人如此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然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弟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悟曰正為定力不固耳

尹師魯請官均州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



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  
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  
奄就盡耳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  
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  
其家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呂榮陽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  
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墮在水中時  
猶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  
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家傳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

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  
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  
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為其黨人  
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頭



清廉  
 王公質在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為寶文正  
 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貲人金以贍昆弟過  
 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  
 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  
 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為  
 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  
 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  
 至有冰燄聲言行錄  
 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

清廉  
 王公質在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為寶文正  
 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貲人金以贍昆弟過  
 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  
 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  
 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為  
 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  
 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  
 至有冰燄聲言行錄  
 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



終喪家用已屈其妻貳於王文正公家故  
天下稱其清

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及為終身之恨清  
節可敬

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言贓錢  
分賜法吏公孫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  
廣州至荆南即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  
須以廉清聞

唐質肅公介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  
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

公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數奏方入  
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  
覽之果然

曾公子固在官有所市場取賈必以厚予賈  
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  
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  
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  
至者亦不復取也

陳寵圖從易為館職數十年不遷居喪時士  
大夫有致賻者公不拒服除知廣州罷官



不蓄南物獨載俸餘錢過嶺半以償贈賻者半以班宗族之貧者

陳忠肅公為越州簽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蔡俾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遜前官明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

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



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  
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賊不受  
賊豈分外事乎

蘇公頌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  
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為餉知吾無  
包苴之饋也

太宗時王禹偁為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送  
馬五十疋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  
之及出守滁州聞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  
其儒雅及別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

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顧肯此虧價  
哉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  
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  
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  
怪也

歸田錄

滎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  
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  
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  
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  
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劉道原家貧至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襜褕費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它人可知矣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 儉約

李文靖公沆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又談苑云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偪下已甚顏垣壞壁沆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荅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



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  
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  
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  
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  
耳安事豐屋哉

王文正公冲澹寡欲奉身儉約每見家人服  
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  
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  
易之不敢令公見焉或以車為聞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

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  
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合中  
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  
紙其儉德如此

三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嘗言人臣患  
不節儉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  
數宜有經制及貴顯深自抑損齋居蔬食  
泊如也

韓忠憲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  
羶同寢一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



守趙學士請康靖為明客尤敬待韓公每  
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  
肉味請君早訪及李康靖為長社每日懸  
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

韓忠憲公億為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  
平車以蓆席為棚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  
王文正已貴忠憲公又作一路使者其儉  
如此今人間之誠可愧也

范文正公為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  
宮大歷二府以至于薨凡十年不增一人  
亦未嘗易也

范文正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戒諸子曰  
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  
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  
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  
令若輩饗富貴之樂也

遺事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  
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  
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  
吾家當火於庭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  
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  
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  
滋味麤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  
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范忠宣公罷相尹洛三子皆衣布袴先生尹  
公因揖上馬見之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

李文靖范忠宣公

尹公言行錄

范太史祖禹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  
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

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  
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在洛蜀公自  
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  
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  
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  
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善利欲其  
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  
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  
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  
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



而覺乃起讀書云云祖禹序其本末俾後  
世師公之儉云史范太集布衾銘曰藜藿之甘  
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  
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  
利欲之繁苦難其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  
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土寧不然頽樂簞食  
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  
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  
忽諸

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

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  
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  
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  
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  
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奉豈能常有  
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  
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  
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杜正獻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  
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



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養耶

蘇公頌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際會所得俸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薨之日吊哭者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為寒素不若也

寇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縫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靳者愧之遺事

陳文惠公居家以約儉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臨卒



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

神道碑

石介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郞濟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滎陽公在維揚時東萊公為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

呂氏雜記

溫公曰先公為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甕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按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設書筍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頽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手



季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于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甄相子

綦之子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班超者虎頭燕頤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肉為貴食肉為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合大雜志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菓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公



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  
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亦甚好後來只  
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  
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  
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為他有貴底相態  
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  
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  
無魚羹飯為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  
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為也學者且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  
便不到得墜墮嘗愛孔明當漢末自言臣  
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  
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  
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  
求不得何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府桑  
八百株薄田一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  
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  
寸若死之日不使原有餘粟府有餘財以  
負陛下及率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



謂大丈夫矣 胡氏傳錄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徃徃成堆杜邠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邠公壽考終古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

也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罄妓自樂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 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 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火筒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



於公公嘖感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  
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  
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  
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李端明辨  
疑謂非是

無嗜好

呂蒙正為相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  
百里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  
之公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  
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謂賢於李  
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  
所難

有貨玉帶於王文正弟以呈文正文曰如  
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白還見否曰繫之  
安得自見文正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



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孫之翰入嘗與一硯直三斗牛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得一檐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筆談

趙清獻公抃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



天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  
賤約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勅國  
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  
遂買二女奴首飾服用不啻三十餘萬一  
日文節歸第二婢拜於庭文節詢其所自  
國封具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姬謂夫人曰  
此二姬乃夫人昔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  
歸固當終身于此耳若一妹齒未踰笄將  
嫁少年子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若令守一  
老翁甚無謂也雖然太后聖慈垂憐然

某之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敷  
奏遽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  
衣著首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若更佳于  
人必當送府勸罪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  
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  
為莫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  
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謂過人遠  
矣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



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翼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荆公溫

公不好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公除修註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嘗漫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先郊中為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

元城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請黃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有念奉



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  
生語云此處在瘴煙之地唯絕嗜慾可以  
不死是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作且大文  
夫自誓不為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  
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  
像於卧床中且已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  
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  
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  
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  
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

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類直是一生將身  
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  
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  
畫猶能品題耐煩伯淳問君實能與他畫  
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持更有甚  
工夫到此程氏遺書

蘇公頌言少時聞計用章郎中曰人主不宜  
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  
好征戰則孫武白走之徒出而民殘於干



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  
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罇之徒出而  
民困於培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  
出而民敝於夸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  
亦宜知之夫龍神騰驥豈可羈也然或參  
養於人者謂其有嗜慾也

謹言語

張子韶曰古人默觀方寸孰偏孰正偏處舍  
之正處行之心在於正而情或居偏吾則  
痛檢其偏而不敢劇談正理深恐所見隨  
言散去其於行也必無力矣今人寡言者  
雖然善惡未可知然使其為善必力其為  
惡也亦必力若夫終日饒饒者為善為惡  
多見其不終耳

王文正公旦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  
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



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胡公宿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  
謹譁獨正顏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  
思而後對故其莅官臨事謹重不輒發  
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  
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於公何  
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  
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  
後果至參知政事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  
城

呂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  
言而已

韓魏公言歐會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會則齟  
齟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  
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  
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  
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韜海

錢惟演出守河橋詣王沂公會為別公酌酒  
餞之錢曰惟演身列將相不為不重然  
朝廷每闕輔相議不在中惟公憐之公答  
曰相公才用閎闊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  
宰府僅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  
曰惟演才識不及寔假遭逢相公科第文  
章揚歷中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  
曾之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  
蓋以搢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



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  
必有日矣

有門生為縣令杜正獻公衍戒之曰子之才  
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龜晦無露圭角  
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  
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  
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  
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  
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沐賦  
繫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

奉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子所以  
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  
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  
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  
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呂氏家塾記云章獻明肅之盛文靖公拯救  
防微杜漸者非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  
知也仁宗既親政大臣或言當垂簾時  
有劉渙者嘗上章請歸政得罪于太后



帝顧文靖公曰當時樞臣欲黥配嶺南賴  
卿力言得免若公者苟利國家雖舉世不  
知弗與辯也儻非 聖主親發德音人誰  
知之豈比夫賤丈夫急已之毀譽而緩國  
之休戚哉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  
所濟多矣 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  
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

吳長文子環素以堅挺有器節稱韓魏公亦  
稱之及慕府有闕門下有以環為言者公

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  
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環敗皆  
如其言 遺事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  
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蘇氏談訓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  
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箇矜  
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裏  
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



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  
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恇地大謝子  
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  
管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  
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為甚恇地

攝養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  
惠登樞年者康強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  
羨詢其服餌之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  
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  
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為然  
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  
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  
暑易侵耳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  
事也



安定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先生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

客有語胡翼之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儼宕所齎千金得病甚瘠客于逆旅者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

生之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與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名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



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邵堯夫居洛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暑大寒也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莫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謂過人遠矣

李昉嘗病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以自愈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



頗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為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伊川先生曰蓋有之唐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

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貪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太宗下詔召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蘇  
希夢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召  
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  
歷訪民間利病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  
理希夢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  
聲色薄滋味上嘉之賜金紫致仕

榮陽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計求方便之道  
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  
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  
故榮陽公嘗勸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

衣服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作事病  
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  
為人處事每如是也

陳瓘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  
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  
每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  
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  
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  
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  
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



之故不欲勞人也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僊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好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弊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陳文惠公堯佐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

二宋非角之年同於鬻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



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廛邸僧執  
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若能活  
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  
曰不然宵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  
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  
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吾乃  
戲編竹為橋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  
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  
不出小宋之下二宋私相語曰妄也一歲  
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獻太

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宗為第  
一小宋為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曾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為人所不放而活  
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  
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蚶數簞者即遣  
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滎陽呂公為郡處令公帑多蓄鮓魚諸乾物  
及荀乾葷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物  
也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



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  
羊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  
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  
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  
煎烹也非有所求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  
雞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  
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  
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  
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湏其死食生  
即放之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  
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 朝廷既償其  
生矣即投諸海中非 朝廷之本意今後  
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  
州 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未幾  
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  
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  
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  
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  
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



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  
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李元綱  
厚德錄



